

“百岁内衣”是我对88岁高龄老母亲那套奇特而感人的“内衣组合”的戏说。实际上，按照我的算法，她改装的“内衣组合”远非“百岁”。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前不久，我的一件秋衣已经穿得没一点弹性了，袖口也开始“呲牙咧嘴”了，老婆洗后，我说，叫它“退役”吧。可随手一放几天后，秋衣竟不知所终。那天和老母亲聊起此事，她边拍着胸脯边“愤愤然”曰：“您好的秋衣咋说就不穿就不穿了？这不，我穿着呢！”这倒不说，随后，她还道出一个更大的秘密：“前年我见星星（我儿子）的秋裤叫

万家灯火

老娘的“百岁内衣”和“无声电视”

她妈扔到垃圾筐里了，看样子又是准备扔掉啊？我就“偷偷”又拿出来，缝缝补补我都穿三年了。”天哪，这可真的是不说不不知道，一说吓一跳：你想想，老太太身上的衣服乃祖孙三代组合，三个人加起来的年龄早已超过一百岁了，这不是典型的“百岁内衣”吗？

老娘一辈子实在是怕穷、怕了，对各种浪费现象，那简直是“零容忍”，动辄以“败家子”、“忘本”而斥之。得知老娘身上的“百岁内衣”，我难过得很，觉得自己这次真的是一个无需用引号的败家子！“你有啥要求跟我说，一套内衣难道儿子我不买不起吗？”我知道你不缺钱，但不能总是“啃”你，花你钱多了，您家里人会不高兴”。瞧，老太太还挺有“和谐观”的。

党贺喜

说来说去，这次我是绝对不会妥协了，坚决果断地拿下了她的“百岁内衣”，次日就“命令”老婆去给她买了一套新的内衣。结果老太太是既高兴又心疼：“瞧，这又得花好几十块钱吧，挣个钱容易吗？”这句话都被她说了N多遍了！

老人是不折不扣的文盲，家中很多电器不会用。有时候，早上我们睡懒觉，她

却一大早就起床了。不会开热水器，她就冷水洗脸；不会用饮水机，想喝点热水都难。电视遥控器自然也在不会用之列了，但“文盲老人”也是知性老人，对儿子这个所谓的“读书人”体贴很到位。每当看到我在写稿时，就唤我过去，把电视的声音弄掉：“声音大，聒噪人，容易分心，耽误你写稿，我光‘看’电视都中。”

老娘为儿子而隐忍看的“无声电视”使我想到了大爱无声的教训。我沉浸在爱这种延续了四十多年如一日的母爱之中，想不心酸都不行，想不分心都不中啊！



新年给妈妈的家书

俞传美

妈妈，新年踏着翩跹的脚步向女儿徐徐走来，今夜我捧着嫁妆箱底您缝制的绣花拖鞋泪流满面，当年你用五彩花线密密匝匝地缝制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品，用针线为女儿串成爱的长城，在线的两端一头是四川一头是中原，于是女儿走啊走，怎么也走不出母亲的长城，您缝制的慈母情能穿越时空、山川、河流浸润女儿想妈妈的心，把女儿的泪水、女儿的心痛、女儿的希望融化成一种伟大而安静的力量，再一次在梦中吟诵孟郊的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四川俗话说：养女儿不赚钱，一个生日一个年，但是女儿连起码的孝心也没有尽到，我插翅飞向他的屋檐下坐起巢穴。今年暑假我回家看您，您每天都做可口的饭菜，还上山采野菜和蘑菇，还用平底锅套住一只山鸡让我吃，妈妈，你脚上仍然穿着平底布鞋，您的眼花了，步子慢了，我的心凝重了……手笨的女儿也在被窝里一针一线给您缝制一双保暖鞋，我一直不满意，针脚不匀，脚面没有您缝制的高，缺乏立体感，更比不上您年轻时缝的花鞋好看，妈妈年轻时，是大巴山关庙河有名的绣花鞋能手，常帮出嫁的姑娘做嫁妆鞋，我为您缝制的布鞋大拇脚趾有点松，因为您的大拇趾处有点高，您说您年轻时那影响您的美观。现在我希望您穿着舒服，走着对劲儿……

妈妈，我知道“儿行千里母担忧”，我知道您对女儿彻骨的思念，您一定常倚在木栅栏旁等我回家，您一定在梦中回味女儿缠着您撒娇的情景，一定在梦中回想您为女儿缝制的风雪帽上的铃铛“叮当叮当”的响声，以及铃铛演奏的母女情。妈妈，电话中您叮嘱女儿说：你照顾儿女、丈夫、教好书，别想我，我身体好着呢！我含泪点头，我知道您心太软，又是一年传统佳节，女儿对您的思念被岁月的针脚缝成了贴身棉袄和保暖鞋，让他们与您相依为命，妈妈。

女儿在梦中总回味您细腻、隽永养育之情，我做母亲更有刻骨铭心的体验，相信保暖鞋与您相伴能沉淀出平凡、质朴、高亢入骨入髓的母女情，没有康乃馨，只有一双手工缝制的保暖鞋，它是女儿为您撰写的新年致辞。

花季雨季

幸福恰似暖水袋

遇玉萍

我是个笨笨的女人，夏天怕热，冬天更怕冷，每到冬天的晚上睡觉时，总离不开热水袋，为了孩子的安全，我不习惯用电热毯。

老公是个极懒的人，上班外很少帮我做家务，只有一点好，就是每天晚上当我搞完杂事，洗漱完毕，他会恰到好处地为我灌好热水袋，打发我和女儿睡觉。但我不会领情的，他是因为能够快快地坐在电脑前，在虚拟的世界里享受他一个人的乐趣。

终于，我忍无可忍，在一天夜里爆发了空前绝后的战争：我穿着筒服（也不怕冷了），拿着剪刀，冲进电脑室把他的网线给剪断了（反正网线也长）。

我愤怒极了，都无需言表了。果然，老公气得张了张嘴，“忽”地站了起来，他慌忙转身出去，途经客厅走道，在墙上的大镜子里看到老公又坐下了……

一夜无语，老公睡在了电脑室的小床上。



人生感悟

母爱的习惯

放假回母亲家，车里挤满了出行或回家的人。车在左冲右突中颠簸得像摇篮。人们随车有节奏地左右摇晃。每到一站，乘客上上下下，川流不息。人们也都习以为常，视而不见。

一位老太太引起了我的注意。她一路高呼“借过”，虽头发放白，脸上沟壑纵横，却像个勇士一样，冲破密闭不透风的人墙，直接挤到人对面的车厢尾部。还没站稳即回头高喊：“上下车都得经过那儿，多挤啊，来站这儿吧。”话音刚落，一男一女领着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蹭了过来。有人给老太太让座。但老太太给了小男孩。从他们的谈话中得知，是老太太领一家三口去妹妹家串门。老人兴致很高，不停地说着。先是惋惜儿子早晨没吃多少饭，后又担忧地问儿媳，他每天早餐都吃什么。看来这是一个或一对空巢老人。

老太太提出，回来时买一个大柚子，听儿子说上次去海南，买了一箱，现在一见就想吐后，又打算买猕猴桃，因为他的儿子爱吃。

有人下车，老太太落座，却频频回头，环顾四周，一有空座，就迫不及待地让儿子去坐。其中有一个位置，因儿子行动慢，被别人抢了先。老太太不惋惜，轻叹。

三人随意地聊着，当儿子无意中透露，单位人际关系复杂时，老人很紧张，半天不敢插一言。最后语重心长地告诫儿子，凡事别斤斤计较，吃亏就当占便宜。

老人的目光始终在儿子身上逡巡。看到儿子长裤上有点污迹，老太太一边耐心地拍打捏搓，一边问儿子，怎么没换身干净的。儿媳解释，他刚下夜班，没来得及。

快到站时，又有座位空出来，儿子不动，老太太坚持让他坐，还说，你坐下板凳，不知是心里踏实了，还是目之所及更辽阔了。总之，儿子坐下后，老太太似乎很满足，春风满面。喜滋滋，笑咪咪地，脸上的皱纹都开出了花。

说起该买的礼物，老太太征求儿子，买什么鸡，儿子憨笑着责怪，你这是给我三姨买，却问我喜欢吃什么。老太太想想，也低头无言地笑了。

车到站了，老太太只护雏的母鸡，牵着小孙子，还频频回顾，招呼儿子和儿媳下车，生怕把谁丢了。

总是把孩子放在第一位，即使他（她）已挺立成一座山，而自己，已枯萎成秃树上的叶子，风雨来时，挡在前面的还是那片叶。

这，是母爱的习惯。

的过程。但对于老爸来说，仿佛又回到自己的童年时代，体验到的是无限的乐趣。

老爸的老家在农村，从小在田地里摸爬滚打，当时全家人在田地里忙个不停，还是吃不饱饭。老爸立志要走出农村，让爷爷奶奶过好日子。老爸是全村第一个考上中专学校毕业后有工作的人。

但是现在，随着爷爷奶奶的相继过世，老爸开始越来越怀念老家的生活。所以我感激有人发明了这种“种菜”的游戏，让老爸缓解了思乡之念。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随着农场级别的升高，可供选择的菜籽种类也越来越多。老爸今天种豆角，明天种辣椒，还可以任意播种玫瑰，随心所欲，任他选择。老爸说最喜欢的是收获的时候，看到一整片菜地色彩斑斓，一派丰收的景象，感觉特别舒服。

今年，很多网友的“菜地”荒芜了，可能又被别的游戏吸引去了。可是我老爸的热情不减，还是那样勤快，不停地播种收获，丝毫没有感觉到单调和乏味。

有人说“种菜是一种人生”，这话不无道理。播种、收获本身就是一种人生的写照。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慢慢地发现老爸喜欢“种菜”，其中就是崇尚这样的一种人生态度。

“付出就有回报”，这是我们希望生活中任何时候都永远成立的真理。

其实这不过是个周而复始的循环。

被罩里面装的是不是棉花。哦，原来没有热水袋，自己慢慢暖吧，只求赶快睡着也就无所谓冷了。

女儿睡着了，我依然没有睡意，想想有女儿的两年来，我委屈得又想哭了，等他回来，我一定要离婚。咬牙切齿地恨着老公，被窝似乎不那么冰凉了。

终于，老公回来了，开门的声音和早上截然相反，然后动静依然不大。哼，玩你的电脑，睡你的小床吧。

一刻钟时间，老公进屋了，把热水袋轻轻地放在我和女儿的中间，又给女儿掖了掖被子。顿时，被窝里暖和起来，“久违”的热水袋散发着热气，如同散发着丝丝缕缕的爱，无孔不入，小小的空间一会儿工夫恒暖如春，感觉房间里也暖烘烘的。

豁然明白，我要的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就是冬夜里老公为我灌的热水袋——抓得住、摸得着、暖暖的感觉。

其实，幸福每天每天都会从你的身边一点点滑过，就看你是否及时拥抱并积累了它，哪怕它很小很小，得要用你用心去寻找。

我健康，我快乐，因为我拥有每一天的幸福！

城市空间

老爸爱种菜

陈建平

2009年，一款游戏红遍了大江南北，那就是“开心农场”。我也不例外地加入到了“种菜大军”里，忙得不亦乐乎。

爸爸退休后，一个人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的，我对爸爸说：“我教你在网上种菜吧。”

教老爸种菜是费了一番工夫的，因为老爸从来没有接触过电脑，我可是从头教起呀！不过好在这个学生好学，我也只好拿出最大的耐心来教，不多久，老

爸种菜就种得像模像样了。老爸不是一个爱玩的人，任何游戏想吸引他，都比较费劲。那几年他周围人都在打麻将，唯独他难以进入角色。而对“种菜”，老爸显现出空前的青睐。

爸爸说现在才知道，网上“种菜”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从商店里买来菜籽，播种到自己的田地里，浇水、施肥、驱虫、锄草，然后就是照着等着收获。

其实这不过是个周而复始的循环。

被罩里面装的是不是棉花。哦，原来没有热水袋，自己慢慢暖吧，只求赶快睡着也就无所谓冷了。

女儿睡着了，我依然没有睡意，想想有女儿的两年来，我委屈得又想哭了，等他回来，我一定要离婚。咬牙切齿地恨着老公，被窝似乎不那么冰凉了。

终于，老公回来了，开门的声音和早上截然相反，然后动静依然不大。哼，玩你的电脑，睡你的小床吧。

一刻钟时间，老公进屋了，把热水袋轻轻地放在我和女儿的中间，又给女儿掖了掖被子。顿时，被窝里暖和起来，“久违”的热水袋散发着热气，如同散发着丝丝缕缕的爱，无孔不入，小小的空间一会儿工夫恒暖如春，感觉房间里也暖烘烘的。

豁然明白，我要的幸福原来如此简单，就是冬夜里老公为我灌的热水袋——抓得住、摸得着、暖暖的感觉。

其实，幸福每天每天都会从你的身边一点点滑过，就看你是否及时拥抱并积累了它，哪怕它很小很小，得要用你用心去寻找。

我健康，我快乐，因为我拥有每一天的幸福！

谁也没有想到，1931年夏天，这仙境般的太乙峰下，竟有光飞石溅，杀手不要命地将对准了蒋介石的脑袋。

当时，王亚樵的势力在上海滩已经又有所发展，他的身边已聚集了许多仁人志士，其中以华克之、郑抱真等人尤为王亚樵所赏识。

王亚樵的暗杀集团，也已初步建立了系统的组织。这组织共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华克之部，多为投笔从戎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是杀手，也是王亚樵手下各种通讯社和小报的工作人员。二是龚春浦部。三是谢文达部。

三部组织绝对秘密，单线联系，外不传，家室不传。且这些主力杀手都跟随王亚樵多年，久经考验无异志。

6月4日，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王亚樵得到了蒋介石将赴庐山的情报，立即在上海蒲柏路大华公寓二楼的密室里召集会议，筹划刺杀蒋方案。

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后，王亚樵决定：华克之等人设法进入太乙村，选择适当时机行事，因为蒋介石常住的别墅“美庐”有十分先进的警卫设施，不易下手，所以，太乙村成为庐山射杀蒋介石的唯一可行的地方。

三天后，华克之带领十几个人化装成游客到了庐山，通过关系，他们住进了太乙村外的“庐山仙人旅社”。

这批人是负责具体刺杀任务的，他们查看地形、熟悉环境，打探蒋介石行踪消息。但是，他们全都赤手空拳，没有任何武器。

当时，从上海到庐山，沿途关卡众多，特别是上海码头和九江码头搜查甚严，来往人员均遭搜身，连小孩襁褓、女人内衣都要检查，枪械无法携带。对此，王亚樵想了很多办法。

经过反复思考和模拟，王亚樵决定采用十三只金火腿，用利刀剖成两片并挖空挖空，再把枪支拆开，将零件和弹药用油纸包好，放进火腿中间，然后用雨针线缝合，涂上薄薄层的盐泥，密封得天衣无缝。

枪械藏得万无一失后，王亚樵就让他的夫人王亚瑛和王亚樵的表弟刘小莲装扮成阔太太的模样，由两个部属扮成伙计，分别随同她们前往庐山。

一路之上，两位漂亮的女士举止高雅，娇态可掬，遇到盘查时态度安详，但偶尔也露出不耐烦神色，大有名门淑女之风。至于她们带了十三只火腿，查盘人员以为是阔太太一同上山游览并向权贵赠送贵重礼物，一路放行，使王亚瑛二

中政会是国民党的决策机构，国民政府一切军政设施、组织、人事变动和任免，均须经中政会通过决定。1926年7月开始北伐，张代理了国民党中央主席。在北伐誓师典礼的照片上，陈布雷看到过张坐在正中藤椅上，蒋介石身穿戎装和妻子陈洁如一起站在张的后面。北伐开始，张是坐了藤椅由四个人抬着跟着蒋介石北上的。由于实现了国共两党合作，打倒列强和军阀的革命思想深入人心，北伐义师得到沿途广大工农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所向披靡，乘胜前进。

张静江还是躺在藤椅上，虽然盖着一条毛毯，但仍可以看出他骨瘦如柴，全身只有70市斤重，简直像一个孩子。陈布雷和潘公展向张致了问候。当陈布雷说起“北伐军进展神速，底定长江中下游，张主席劳苦功高”时，张静江挥了一挥手说：“劳苦功高的是草头蒋，不是我蹉跎脚。嘿，现在军权高于一切。我不过是傀儡而已。”

陈布雷呆了一呆，便问道：“张主席，蒋总司令说要见我，我……”

“老三到牯岭去了，明日当归。”张静江倚老卖老，说：“布雷呀，你要好好给老三当参谋喽！老三这个人呀，当年在上海向我领津贴和补助费，我是知道的，确实需要有一个秀才参谋和帮忙。”

第二天，陈布雷和潘公展去见了蒋介石。陈布雷尊敬地说：“蒋总司令领导北伐，劳苦功高。日前蒙赠玉照，真是三生有幸，深为惶恐。”

蒋介石对陈布雷确实也很尊敬，说：“以后陈君不必称我为总司令，随便些好了。因为总司令是军队的职务，陈君并非军人。”

陈布雷又说：“请示蒋先生当前局势及现阶段革命方略。”

蒋介石看了潘公展一眼说：“武汉、南昌已定，现在是要克复上海，这样长江中下游可告底定，然后挥师北伐，直捣天津……”

过了两天，蒋介石又约陈布雷谈话，这一次蒋介石说：“希陈、潘两君加入我国国民党，为共同事业而奋斗。”

陈布雷说：“我深蒙蒋先生盛情，但国民党的主义与政策尚有未尽明之处，愿指教之。”

蒋介石一一解答。陈布雷边听边记，最后说：“容我等考虑一下。”

蒋介石笑笑说：“君等在精神上实早为本党同志，入党与否，本无关系，然国民党国为人生天连，加入以

后则力量更有发挥之处也。”

又过了两天，陈布雷和潘公展由蒋介石与陈果夫介绍加入了国民党。蒋介石对陈果夫说：“陈、潘两同志可隶组织部之直属区分部。”潘公展在南昌住了十多天后先回上海，陈布雷随蒋介石挽留未走。蒋介石嘱陈布雷迁居西花厅居住，以便朝夕相处，参赞机务。

陈布雷遂搬进了西花厅。他的前室是张群所住，张群当时是总参议；对门是黄郛所住。每隔几天，蒋介石必召陈布雷谈话。有一次，他在房间内踱来踱去，十分烦躁，张静江躺在藤椅上说：“介石，你有什么心事？”

“想发表一篇文章。”

“什么文章？”

“告黄埔同学书。”蒋介石还是来回走着说：“北伐进展甚速，我黄埔学生战功卓著，但派系分歧，潜伏隐患，这篇文章要动之以情，要有文采，要有文采……”

“叫布雷试一试吧！”

“好好，”蒋介石对陈布雷说，“布雷先生你就照我讲的意思写份《告黄埔同学书》，这篇文章要得很急。”

陈布雷就在蒋介石的办公室内，研墨铺纸，挥笔而就。陈布雷一边写，蒋介石一边看，连声称赞：“好！好！”他把文章递给副官说：“立刻去排印。”

“又对陈布雷说：‘布雷先生今后愿否在总部工作？’”

陈布雷说：“蒋先生，我仍想回沪作记者，办报纸。”

“唉！”蒋介石叹息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心里好生奇怪：“这个书生不愿当官？”

陈布雷辞别蒋介石，西游汉口。1911年辛亥革命时他在上海办《天铎报》，一听到武昌起义，就挥笔写了《谈鄂》10篇，可是武汉却没有到过。这次他在汉口住了10天，待回到上海时，上海已为北伐军攻克，孙传芳逃走了，傅筱庵也逃走了。《时事新报》与《商报》得知陈布雷回沪，都来请他当主笔。但陈布雷深知《商报》已无可为，《时事新报》又相当复杂，便都辞谢了。4月，当时的浙江省主席张静江请他到浙省担任秘书长，陈布雷去了，住在西湖小莲庄。可是陈布雷对公事务不感兴趣。这时，蒋介石叫陈布雷到南京中央党部去担任书记长。5月下旬，陈布雷辞浙省府秘书长长职到了南京。

人得以从容进入太乙村，顺利地将军械送到华克之等人下榻的“庐山仙人旅社”。

华克之等人一接到武器，立即扮成游客模样，分散在“美庐”至太乙村之间蒋介石可能经过的地方，密切监视蒋介石的行踪。

1931年6月14日上午，装扮成游客的杀手陈成，正坐在太乙峰下的一株古树下耐心等待。忽然，他看到不远处崎岖的山路上，蒋介石正坐在一副滑竿上，悠闲十足地往山下太乙村方向而来，拥在蒋介石身边的卫士则只有六七个人。就在这六七个人，在有些路段，也不得不散开来，依次成蛇行状而过，这就使蒋介石的身体不断地暴露出来。

陈成觉得这是天赐良机，想等蒋走近些再开枪。不料这时从树丛里突然钻出了一个人，此人一边四处张望，一边往陈成的隐身之处而去。

原来，王亚瑛和刘小莲到庐山后，取出枪埋在太乙峰前的竹林中，将火腿丢在附近。蒋介石的侦探在巡逻时，发现被丢弃的火腿，从中判断出有人夹带东西上山，或是炸药，或是武器，或是微型电台，总之，十分可疑。因此，蒋将有行动时，卫队总是分成明、暗两个部分，除了蒋身边的人员，还有数十人在树林中暗处巡逻。

陈成见自己眼看就要暴露了，只好豁了出去。他从隐蔽处跳出，若他继续隐蔽，别人也未必能发现。这时他多少还有些不够沉着——跳到路旁举枪便打。由于不计内射角度，而且时间仓促，不得从容，枪击未中。子弹带着哨声从蒋介石的耳边飞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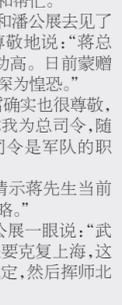
一枪未中，陈成还想开枪，蒋介石训练有素的卫士已经飞奔上前用身体护住他，并同时向陈成开火。陈成根本无法还手，身中数弹，倒地身亡。从树丛里出来的那个卫士恐陈成还未死，又走上前对准他的脑袋开了两枪。

几个卫士将陈成身上的所有衣服都解开，仔仔细细地搜索一遍，除发现手枪外，别无他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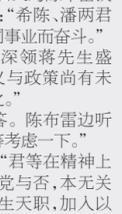
当天，蒋介石就打电话找到戴笠，让他侦探是谁所为。戴笠一直在寻找，没有结果，但没想到却在“米照筒”而缉捕王亚樵时发现是王亚樵所为。



陈布雷日记解读



王亚樵



王亚樵

连载

一个人的抗日

热血杀手上王亚樵



王亚樵

王亚樵

王亚樵

王亚樵

王亚樵

王亚樵

王亚樵

王亚樵